

人文大牛店 故事满河谷

(上接第一版)

一条河流的故事

清光绪版《续修崞县志》载：“阳武河，源发县治西南六十里阳武口内下马圈村，山根涌出大泉一，小泉约百道。”其实，汇成阳武河的不止马圈泉，还有好几股较大的水源，从大山深处流出，汇聚成滔滔汤汤的阳武河。

阳武河河道全长72.6公里，流域面积972平方公里，灌溉着流域内18.6万亩土地。最早的阳武河治河史，可追溯到北宋嘉祐、熙宁年间。其时，南申村人高万，在阳武河畔筑堰凿渠，引洪放淤，变沙田为活土。于是，他的事迹被记入《崞县志》“义行”中。之后，明清时期，阳武河又经历了数次规模性的治河工程。阳武河水的利用，除了灌溉田地外，当地居民还用水磨来加工面、油等。

阳武河上最多时有上百盘水磨，在水的使用上常常引发纠纷，闹出矛盾。为平息用水纠纷，历代官府没少动过脑筋。

史上最出名的“分水”事件，发生在明天启六年(1626年)。《抚院明文》有碑载，此碑至今仍存，成为查考阳武河使水历史的重要证据。民国年间，阳武河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民国二年(1913年)，文殊庄人张汉捷、神山村人贾在中等七人，发起成立了“崞县溥济水利有限公司”。之后，因业务扩大，还相继成立了好几个支店。溥济水利公司共经营35年，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陷于瘫痪状态。当年9月，崞县阳武流域水利建设管理局宣告成立。10月，溥济渠归全民所有。这30多年间，有记载的修复渠道活动计三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阳武河水利的改革和发展，不断排除水患，扩大灌溉面积，改善沿岸配套设施，并根据发展和需要，及时调整阳武河水利管理机构。

如今，阳武河的水量明显小了许多，但依然滋润着两岸的田地。

一个姓氏的故事

在大牛店镇，有一个姓氏在历史上最为出彩，那就是——贾。

出彩的贾姓分别居住在两个村落，一个是神山村(史称神默都)贾，一个是施家野庄(史称大吉都)贾。

神山村贾氏一族，在明清时期是崞县的名门望族之一。神山贾氏最初由襄汾移居太原，又于元朝至元六年(1264年)时迁入定襄县横山贾家庄。明洪武八年(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副元帅常遇春率兵取崞，见崞地居民稀少，山河甚广，遂下诏迁民。时居定襄的神山贾氏始祖贾成府奉诏移居崞之西南一隅，拓荒耕野。为怀念故土，亦称贾家庄，后定居神山村。从此，神山贾氏耕读传家，名望日隆。

神山贾氏传到五世时，远近兄弟有31人。至九世，即明末清初的1644年前后，除徙远流散者外，远近兄弟达到160人。居住区域也不断外扩，本县就延伸出20余村，还辐射到神池、河曲、平鲁、左云等数县，乃至内蒙丰镇、赤峰，以及冀、豫、苏、浙、粤等省市，人口数量逾二万之众。

距神山村并不远的施家野庄，贾氏也是大族。其家族有功名者达20多名。



朱氏牌坊

其中进士1名，举人9名，武举4名。施家野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树为原平县农业先进的四杆旗之一，七八十年代成为全省著名的科学种田标杆，在全国也有一定的知名度，领头人贾福恒的名字被广为传颂。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这一切都来自施家野庄深厚的人文精神与历史渊源。

一名廉吏的故事

武访畴，字受之，号芝田，1801年出生于崞县(今原平市)阳武村。其父亲武烈，是一乡间秀才，英年早逝，仅留茅舍数间、薄田五亩。少年武访畴在祖母和母亲的教导下一边放羊一边攻读，18岁得中秀才，道光辛卯十一年(1831年)、壬辰十二年(1832年)联捷进士。先后出任陕西清涧、米脂、镇安、渭南、咸宁、临潼、长安等县的知县，因政绩卓著擢升孝义同知，此后又仕凤翔、汉中、潼州、西安府知府。在丁祖母忧期间曾主讲同州丰登、冯翊两书院，门下生员科中人仕者众多。咸丰六年(1856年)，武访畴援例加四级请正二品封典，升为陕西分巡延榆绥兵备道加盐运使衔，署理延平府、榆林府和绥德州的要务。但武访畴却产生了退隐之念，因丁母忧决意辞官不仕。之后，他兴办教育，主讲汾州西河书院10余年，其治学之严谨、教诲之纯正为世人称道。年过七旬后，武访畴返回家乡著书立说，有《求益斋文集》《试帖偶存》《宦迹记略》等存世。

一座国宝的故事

阳武村有两座清代石牌坊，亦称朱氏牌坊，是武访畴奉旨为其母朱氏所建的节孝牌坊，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7日，国务院核定并公布其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朱氏牌坊的主坊落于村中，四柱三楼，重檐歇山顶，总高10.54米，面阔15米。其建于高96厘米的束腰须弥座上，由四根霸王柱承荷，柱间用镂雕二龙戏珠连接，上置栏额枋，书有“咸丰五年九月男武访畴谨建”。

朱氏节孝牌坊的配坊建于村外，高8米有余，四柱三门，单檐歇山顶，施六铺双抄斗拱，耍头作象形。坊体坐落于高0.85米、东西长10.4米、南北宽3.25米的青灰石基上。坊由四根方形霸王柱承荷，其间镂雕二龙戏珠，将四柱连为一体，柱前书有“彘节崇褒三秦著迹，鸾书叠贲八座增荣”“恪共臣职抒丹悃，荣赐天书降紫泥”。柱头各置龛口与额枋连接，枋上剔雕蛟龙28条，伸爪昂首，神态惊人，另有丹凤朝阳等多种图案。檐下

挂立“圣旨”石匾，匾下镂雕垂莲吊柱，魁纹罩帘。坊顶用青瓦铺就，正脊安吻，侧脊置兽，四顶角升起，各雕石质套兽。

一位义士的故事

按道理说，清朝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人们的活动半径不大，崞县阳武村和宁武城大山相隔数百里，狄家和杨家是不大可能扯上什么关系的。可事实偏偏相反，这样两个名门望族，竟然交往密切，因世事动荡，而引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情缘。

宁武城杨家在清时出了个人物，名叫杨光祖，后被奉为宁武城杨家始祖。他本是行伍出身，性格忠义耿直，作战勇猛，屡受嘉奖。官至江西南昌水师游击，是绿营兵将军，从三品衔，位次参将。

崞县阳武村有一个小人物，叫狄从周，字监之，秀才出身。早几年，他受人推荐，做了杨光祖的幕府记室，两人相处十分融洽。

正因为如此，杨、狄两位的人生际遇不仅有了交集，而且密不可分。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二月，吴三桂叛清廷，年底，自贵州入湖南，攻陷沅州。不久，常德、长沙、岳州、衡阳相继陷落，湖南被吴三桂占领，湖北和江西也岌岌可危。

面对来势凶猛的吴三桂大军，杨光祖发誓以身殉职。他把守城事宜布置妥当后，才把狄从周叫到跟前密嘱：“守土保疆乃为臣之责，今吴逆构难，吾必以死赴义也。只是难以割舍两个黄毛小儿，公诚能如公孙杵臼、程婴二贤士那样，吾当无后顾之虑耳。”狄从周知杨光祖托孤之义甚重，心里既难过又感动，便慨然应允。随后就带着杨光祖的长子杨鲲、次子杨鹏远避他乡，数月辗转回到崞县老家阳武村。

南丰之战异常惨烈，杨光祖英勇作战，最后死于阵前。“三藩之乱”持续八年，狄从周归隐故里后，在家乡阳武村养育教导杨鲲、杨鹏习文练武。在狄从周精心照料下，二子皆长大成人。“三藩之乱”平息后，狄从周携鲲、鹏二子拜会了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将杨光祖殉难托孤之事禀报安亲王。安亲王将此事上报朝廷，朝廷予以赏赐，二子从此投军。

后来，杨鲲历任江南江宁城守石营守备、广西浔州协都司、甘肃黑城营游击、甘肃庄浪营参将；康熙三十七年任广东广州副将，同年任直隶河间协副将，雍正四年任直隶永定总兵官，雍正七年二月，署任直隶总督，从一品衔。由杨鲲兴建的保定直隶总督署，现保存完整，为保定著名景点。

杨鹏，历任山东沂州副将、署大同总兵，官至湖广襄阳总兵，正二品衔。

雍正四年十月六日，经其子直隶永定总兵官杨鲲、河南南阳总兵官杨鹏所请，雍正皇帝谥杨光祖总兵衔。杨家父子三人均身居总兵官，皆为一、二品大员，在宁武历史上可谓独此一家。

这兄弟二人不忘狄从周抚养教导之恩，为从周竖“义士碑”于阳武村南。狄从周寿达九旬，无疾而终，六子俱成名。

一介武夫的故事

《崞县志》载：“段权，南申村人，武庠生。中年落魄，寄食姊家，一夕梦神人命从城头探花，及醒，身已高九尺许。嘉靖纪元，招募才勇，权应募，授殿前锦衣卫，赐将军职衔，并赐段家岭黄草坡地为牧马草场……”

据悉，段权是明朝初年洪洞移民段子云的裔孙，为大牛店现居段姓南股的六世祖。段权少时父母双亡，随叔父迁到了南申村，而他的青年时代是在姐姐家度过的。由于家境贫寒，段权闻鸡起舞，勤习武功，以图改变命运。

明嘉靖元年，段权以武士的身份被太原府保举到了京城，参加了锦衣卫选拔。他以扎实的功底力搏群雄，被圣上钦封殿前锦衣卫，并授予将军职衔。

不久，嘉靖皇帝颁诏，将段权故里崞县西山的四十里山地赏赐给了这位亲近侍卫，名曰“牧马草场”。据南申村《续修段氏族谱》的记录，原平和宁武交界的西山地区，有不少段姓居民在此生活。

段家岭位于轩岗到宁武的大道旁，村子就坐落在道北的沟壑之中，背风而向阳。它的南面是高耸的山岭，崖壁裸露，岩层呈灰绿色，半山腰上公路盘绕横穿而过。段家岭村中的人一多半是段姓，为南申村北股、东股早先的移民。早先，段家岭村对面的山岭被称为“楼烦岭”，后讹为“六番岭”。再后来，因段氏最早来此定居，遂改名为“段家岭”。而《崞县志》所记“黄草坡”，即现今如今的黄土坡。这个纯粹由段姓人居住的村子，同样位于牧马场之中，东邻段家山仅二里之遥。据南申村族谱介绍，黄土坡是惟一与大牛店一样生活着南股族人的村子。

据了解，大清康熙年间，南申村南股十四世段玉才来黄土坡拓荒垦田，追祀远祖段权，到乾隆三十四年，编入县府户籍。这是迄今能够确切地表明明代钦封牧马场以来段氏家族发生迁徙时间的最早记录，而且移民的始祖即所谓的“一世祖”段玉才身份很特别，他原来是锦衣卫将军段权的后裔。可惜这个村子近年少壮人口大量迁往宁武县城和段家山村等别的地方，仅有十几处院落的村庄大部分门户紧锁，只剩寥寥数人，日显荒凉。

历史上，一场极其壮观的段氏家族大迁移活动最终还是落下了帷幕，段姓人占据了崞、宁之界的祖上封地，亦耕亦牧，乐得其所。

阳武河不仅缔造出肥沃的十八村水地，养育了两岸无数的人民，而且用它流淌千年的不衰激情，丰盈出河谷内的文化气象，培育了一代代文人雅士。

车行阳武谷，看两侧峻峭的崖岩，仿佛走进了时光深处。感知昨日远去的风，逆着河床里不息的河水，去捡拾过往的丝丝缕缕，朦胧了古道的旧梦。